

故宮文物攝影發展歷程與未來挑戰

張志光

國立故宮博物院早在北平時期——民國十三年就已經應用攝影記錄文物狀態。當時清室善後委員會爲了點查龐大的清宮文物，分成許多組同時點查，每一組都配有一位照相人員負責攝影，這些攝影成果很多都出現在日後的出版刊物上。其後爲了文化宣傳與文物流傳，本院於民國二十年成立了印刷所，正式設置文物攝影工作部門。之後，刊物出版、出國展覽與全面清點，都有大規模文物攝影計畫。隨著數位時代來臨，本院在民國九十年開始投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以下簡稱數典計畫），正式啓動院藏文物的數位攝影工作。

遷臺前之文物攝影概況

世界第一張攝影作品由法國人尼埃普斯（Nicéphore Niépce, 1765-1833）於西元一八二六年製成，而博物館自何時開始利用攝影來擷取文物圖像不易查考。本院利用攝影拍攝文

物的歷史可以上推至民國十三年，當時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對清宮文物進行全面性的點查，點查古物的工作呼作「出組」，每組都配置有一個人負責照相。《點查清宮物件規則》第七條記錄著：「凡貴重物品，並須詳誌其

特異處，於必要時，或用攝影，或用顯微鏡觀察法，或其他嚴密之方法，以防抵換。」本院出版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附錄（表一），即記錄了當時在點查中所拍攝的照片張數，證明攝影在當時的運用情形。雖然因爲

點查時間緊急，以及經費、人力與器材不足等原因，並未對所有清宮文物進行攝影記錄，但此舉已經是本院應用攝影記錄文物的開端。（圖一）

本院第一個文物攝影棚於民國十七年春季完成設置，位置在慈寧宮附近的院落，裝修了一個利用陽光做爲拍攝光源的日光照相室。民國十八年春夏間，又另闢一個使用燈光做爲拍攝光源的電光照相室。

民國二十年三月，爲了文化宣傳

與物流傳，本院於北門上之東雁翅房成立印刷所，內設珂羅版、凹版、銅版、石版、鉛版、彩印與照相諸部。有了自己的照相室與印刷所後，圖像來源不虞匱乏，也能支援《故宮月刊》、《故宮週刊》與《史料旬刊》等定期出版業務。（圖二）當時本院以珂羅版印製之書畫集（圖三），品質精良，極負盛名。

民國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春，在英國舉辦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

覽會」，是本院文物第一次出國展覽。當時本院文物已南遷至上海，故將赴倫敦展出的文物在上海進行攝影，作爲文物狀況記錄與出版《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之用。

遷臺後之文物攝影概況

民國三十八年文物運臺後，爲節省人力物力，行政院院會決議將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



圖一 點查清宮物件時所拍攝的照片 引自《故宮週刊》



圖二 民國18年10月10日創刊的《故宮週刊》第1期第1頁



圖七 民國52年高居翰先生來台商議攝影計畫期間於臺北留影 引自《八徵耄念》中立三人（右起）：高去尋、董作賓、高居翰。

民國五十二年，高居翰先生主持一個中國書畫、書法、陶瓷和其他文物的全面攝影計畫（圖七），這個計畫是由美國弗瑞爾藝廊和密西根大學籌劃，在三個基金會（Henry Luce, JDR Ilrd, Bollingen）贊助下完成。當時所有的黑白攝影都是以八乘十吋的大型底片拍攝，彩色照相則是採用柯達（Kodachrome）正片，所有的底片都拍攝一式二份，一套被帶回美國，另一套則留在本院（圖八），

民國五十二年，高居翰先生主持一個中國書畫、書法、陶瓷和其他文物的全面攝影計畫（圖七），這個計畫是由美國弗瑞爾藝廊和密西根大學籌劃，在三個基金會（Henry Luce, JDR Ilrd, Bollingen）贊助下完成。當時所有的黑白攝影都是以八乘十吋的大型底片拍攝，彩色照相則是採用柯達（Kodachrome）正片，所有的底片都拍攝一式二份，一套被帶回美國，另一套則留在本院（圖八），

兩院名畫三百件。後來為了宣傳，應「朝日新聞社」邀請舉辦「故宮名畫寫真展」，選提名畫七十九件進行放大、製版，印成大幅圖片，先後在日本與臺灣展出，極獲好評。（圖六）

該次展覽圖錄用的圖片原本計劃使用中博組照相室攝製登記用的照片，後來因為該照片不適合製版之用，於是另外委請中央通訊社鄧秀壁記者攜新式照相器材至北溝拍攝，但是還是無法適合美方使用。最後採用美國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於民國四十八年與華盛頓特區國家藝廊攝影師師Henry Beville來臺拍攝的照片，提供赴美展印刷圖錄。這批適合製版的照片原本是專門為高居翰先生撰寫《中國繪畫》的附圖，品質優良，也是因此緣故，促成了日後一個更大規模的攝影計畫。

所有的攝影設備與器材也都全部留在本院。這一次文物攝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研究與出版用途，但是拍攝的成果，不僅給予國際上學習中國藝術的學者莫大的方便，也提供了中華文化的宣傳途徑，使得本院文物能見度大為提升，其影響無遠弗屆。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本院臺北外雙溪的新館落成，照相室獲得一個獨立空間，編制隸屬於出版組，為本院拍攝器物、書畫與圖書文獻的專責部門。當時為了增加文物攝影專業，特別選派二位攝影師同仁赴日本接受專業攝影訓練。此後，本院出版品的照片幾乎都由照相室同仁一手包辦。

民國七十八至八十年，本院開始第二次院藏文物的總清點，這次所有被清點的文物幾乎都攝影建檔，是本院第一次全面性地對院藏文物進行攝影。這次攝影的成果作為本院藏品的登錄與編目之用，有莫大的貢獻。後來在數典計畫經費支持下，全部掃描成數位影像，並匯入藏品管理系統，提升了文物管理、研究與策展的效率。由於本次文物攝影的目的主要是



圖四 中博組攝影工作照，執行攝影工作者為本院退休研究員索予明先生。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集



圖五 大塚巧藝社在北溝拍攝故宮名畫三百種時留影 引自《了了不了集》中集



圖六 「故宮名畫寫真展」在日本東京白木屋百貨公司展出時之外景 引自《故宮七十星霜》

室，以便於文物攝影工作。

民國四十一年，教育部舉辦之「中國文物影集」全省巡迴展覽，推廣社會教育運動，邀請聯合管理處配合，從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與河南博物館運台文物中精選五百件文物，攝影放大並編寫說明，赴全省巡迴展覽。民國四十三

年，聯合管理處以這個展覽的選件為基礎，編輯出版《中華文物集成》，為本院文物遷臺後的第一本圖錄。

民國四十四年，中央圖書館恢復建制，「國立中央博物院圖書院聯合管理處」改組為「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往後數年連續出版重要圖錄，如《中華美術圖集》（民

國四十四年）、《故宮書畫錄》（民國四十五年）、《故宮銅器圖錄》（民國四十七年）、《故宮名畫三百種》（民國四十八年）以及《故宮瓷器錄》（民國五十年）等圖錄，其中以《故宮名畫三百種》圖錄的攝影與印製最為精美。該書是由「日本大塚巧藝社」攝影與印刷（圖五），一共精選



圖十 器物數位攝影棚工作情形

除了圖像檔案保存的課題之外，如何快速檢索到所需要的圖像，是影響文物圖像利用的最大關鍵。由於本院圖像編號是以文物的統一編號為基礎，因此在資料庫中找到該文物即可找到其所有圖像。目前本院正在進行數位典藏系統與藏品管理系統的整合計畫，待系統建置完成後將可提供更有彈性與效率地搜尋圖像方式。

面對數典計畫即將結束的影響，本院對文物攝影相關工作做了積極的



圖九 翠玉白菜之清點照片



圖八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與美國弗瑞爾美術館合作攝影文物影片所攝文物總目錄封面

滿足出版上的用途。

數位時代之文物攝影概況

民國九十年，本院因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開啓另一次大規模文物攝影計畫。利用數典計畫的經費，本院器物處於民國九十二年建置第一套數位攝影系統（圖十），以進步與成熟的數位攝影專業與技術，開始了文物的數位攝影工作，所拍攝的數位圖像應用於《法象威儀——彭楷棟先生捐贈文物特展圖錄》印刷相當精美，成果獲得肯定。翌年，器物與書畫二處又分別建置新式的數位攝影系統，以加速院藏文物的數位拍攝工作。不久後照相室也建置高階的數位攝影系統，並陸續擴充各項攝影棚設備。至此，本院在文物攝影的方式邁向了全面數位化時代。

文物攝影的未來挑戰

文物攝影由傳統拍攝底片方式轉換至數位攝影，承載圖像的媒體也由實體底片進化成數位檔案。前者的保存需要嚴格的溫溼度控制環境，而歷年來拍攝的底片，數量驚人，因此需

要很大的保存空間。後者雖是數位檔案，但是必須儲存在電子媒體與設備上。從民國九十年開始底片掃描，以及數位攝影至今所存的數位圖像，檔案容量以兆元 (Terabyte) 為計算單位，所需要的光碟、磁帶與磁碟空間十分龐大。因此，文物攝影成果所需的儲存空間將越來越大，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課題，也是本院積極推動大故宮計畫的原因之一。唯有提供充足的儲存空間，才能使文物攝影的成果獲得最佳的保存與利用。

此外，數位圖像檔案不能只固定儲存於一個地點與一種媒材，為防止因為天災造成檔案毀損，須透過異質與異地備援的方式解決。一般而言，數位資料的異地備援地點與原單位至少需要直線距離三十公里以上，但是由於缺乏經費、人力以及合適的地點，目前本院的數位檔案暫時採用異質備援方式，將資料備份在不同儲存媒材，並存放於另一棟辦公大樓，待本院南部分院落成後，有了合適的地點與空間，再實行異地備援，如此將可使文物數位圖檔的保存更加安全。

回應，包括：妥善保存數位圖像、統整數位攝影系統、規劃數典資料庫維護與升級、申請其他計畫與編列自有預算等措施，期盼能獲得更多奧援，維持目前文物攝影的規模，繼續尚未完成的院藏文物拍攝工作。

結語

本院文物攝影發展歷史悠久且影響深遠。點查清室舊藏所拍攝的文物照片，對本院在民國初年文化的宣傳上有很大的幫助；遷臺後的文物攝影對於本院文物的管理、研究與教育推廣等方面，有莫大的助益；民國

九十年後執行院藏文物圖像全面數位攝影計畫的成果，提供本院在數位博物館、數位學習以及文創產業上更多的活水資源。本院今日身處數位化時代，面臨數位浪潮的衝擊與挑戰，將以積極創新的態度應變，並利用專業的數位攝影技術拍攝文物，提供更好的圖像服務品質，快速回應並滿足文創產業在文物圖像上的需求，增進本院在國際博物館的競爭力以及網路世界的影響力。

本文承蒙本院馮明珠副院長提供寶貴意見，在此深表感謝之意。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註釋
1. 國立故宮博物院現有藏品來源，除了北平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的文物之外，還有部分來自後來的新增。途徑有接收別的機關移交本院、外界捐贈及收購等。

參考書目

1. 向斯、麥布，《斜揚下的宮殿》，北京：長虹出版公司，二〇〇一。
2. 那志良，《我與故宮五十年》，合肥：黃山出版社，二〇〇七。
3. 昌彼得、馮明珠編纂，《故宮七十年》，臺北：臺灣商務，一九八〇。

4. 高居翰 (James Cahill) 著，王靜靈譯，《國立故宮博物院在我學術生涯中的位置》，收於《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點滴懷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六。
5. 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
6. 莊嚴，《山堂清話》，臺北：故宮叢刊，一九八〇。
7. 馮明珠、宋兆霖編纂，《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上下二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〇。
8. 譚日岡編纂，《了了不了》（上、中、下集），臺中：印刷出版社，一九九四—一九九五。